

戒烟问题，其实是一个认识问题，一种观念。同一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严重，有人认为是轻微。就好像同样治理国家，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则说：“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观念，或曰价值观，决定了个人或国家不同的命运。

抽烟也一样。西方发达国家的禁烟运动，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凶猛和严厉。我刚从夏威夷回来，那里许多建筑物的外面，都写着 smoking is prohibited, 室内禁止吸烟不必说，就连室外也开始禁止吸烟了。我知道纽约、巴黎，也许还有香港，似乎已经禁止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吸烟。反对和限制吸烟，是发达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常识。

我在加拿大生活过很多年。在加拿大买烟，体会不到中国的那么多浪漫和愉悦。加拿大法律强迫烟草商在烟盒上印上各种各样令人厌恶和感到恶心的照片，比如 smoking will kill you, 抽烟将杀死你——你拿到这么一包烟，你还想抽吗？

再比如，我见过一种著名品牌烟卷包装，上面是一幅巨烂无比牙齿和牙龈，旁边的文字是：“抽烟导致口腔癌”。口腔癌就溃烂在那里，捏在你手里，你还想把那支烟塞到口腔里面吗？

博客丛林

# 你还不想戒烟吗

徐小平



使得我不得不马上把点燃的烟熄灭，以免给他们一个坏人的印象。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加拿大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一种根深蒂固甚至本能的思想。我知道我的两个儿子，肯定不会成为烟民。

在北京，我有两个特好的朋友，吸烟吸了数十年。我和他们一起聊天时，为了表示对

他们的尊敬，曾经一夜抽掉三四包这种合法的毒品——我抽烟，只抽到嘴里，直接吐出来，从来不吸到肺里去。I did smoke, but I didn't inhale. 但突然之间，他们突然就戒烟了——原来一个朋友肺上出现一个洞，不抽了；一个朋友住进了医院，气管出现了大问题，也不能抽了。

近日，我看到一则新浪新闻，针对社会上正在高涨的反对抽烟呼声，某烟草工业的负责人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反对吸烟会影响社会稳定团结”——看到这句话，我不禁叹为观止：这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拿公众利益做人质，来保护

集团利益的最恶劣例子。人可以保护自己利益，但人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尤其是公众利益来维护小利益，人更不可以拿国家利益来作为幌子，为自己小集团利益张目。

也是在这两天，美国总统布什，终于在八国峰会上，主动提出一系列遏制全球变暖的建议。同一个布什总统，在七年前，拒绝加入世界各国旨在减少全球变暖的京都条约，导致人类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问题上错失了好几年时机。但毕竟小布什也改变了他的错误，无论是拒绝了利益集团的要挟，还是自己终于认识到全球变暖确实与人类碳排放有关，总之，对全人类都认识到的问题，他还是从错误，进化到了正确。

“吸烟有害健康”——原来这个道理对人类和地球都一样。地球不能抽太多汽车尾气和工业烟雾，人类不能抽太多尼古丁。但我最最担忧的是：在中国全社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付出多少惨重代价啊。

一种观念和一种习惯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的。我们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推动我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和习惯，中国在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禁烟意识——赶上世界的步伐，就会更快。

写到这里，我恨不得点一支烟，放松一下我自己……

新书架

## 《上海老味道》

传英

一直在读沈嘉禄的美食随笔，边读边咽口水。

“精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这本书里其实没有什么高档佳肴，尽是家常的草根小菜点心，像猪油渣、辣白菜、炒冷饭之类，但制作上的一丝不苟加上味道的细腻，就将大路货打造成了上乘的享受。书名在味道前冠“老”字，显现写的多为陈年旧事：母亲怎么晒菜干、腌黄鱼，从前上海街头的小吃摊师傅如何做糯米糖等细节，沈嘉禄从从容道来，很是亲切。

与精致并行的是满纸的幽默，俏皮话随处可见，说肉皮“就怕你皮不厚”，称地力糕为“果冻他爹”，而卷起来的鱿鱼丝像女人烫发……不仅调侃身外之物亦不惜自暴糗事：当年

在小饭店里当学徒的他，为了天天给猪头刮毛，连诅咒带流泪，全不顾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禁忌。

但是，话题也不全轻松，作为受传统浸润很深的人，沈嘉禄对上海风味小吃的关注不仅基于口腹之欲，而且从文化层面上作不断地考问，如风味美食和城市文化的关系，那些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特色小吃的重振问题等。是的，味道何老之有？老是岁月、是人。家常食物所维系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比食物本身提供的滋味口感更值得珍藏并传给下一代”。

可以玩味的文字遭遇可以回味的美食，《上海老味道》的味道可想而知。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郑州地理

## 老郑州街巷名称的演变(上)

朱永忠

郑老城区街巷名称的形成和演变，有它及其丰富的内涵，每一条街巷的兴废，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

时丰街：明嘉靖《郑州志》建置·街衢卷记载，州衙前一条南北街名曰时丰街，明、清群众习惯称衙前街，民国2年(1913年)改郑州为郑县时这条街遂改名为县前街，1927年更名中山前街，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市政府成立，该街叫市府前街，1966年更名向阳路，1978年更名管城街。

卢医庙后街：因位于卢医庙旁，故名卢医庙街，明、清时期改称磨盘街迄今。

里仁街：该街原名里仁街，民初改名西大街，1927年改为中山西街，1930

年恢复西大街，1966年更名解放中路，1978年恢复西大街。

清平街：明、清称清平街，民初改名北大街，1927年改为中山北街，1930年恢复北大街迄今。

贡院街：明、清称贡院街，民国更名法院东街迄今。

马号街：明、清称府前街，民国更名马号街，建国后更名为管城东街迄今。

敏德街：明、清叫敏德街，民初改为东大街，1927年改名为中山东街，1930年恢复东大街，1966年更名为解放东路，1978年又恢复为东大街。

火神庙后街：该街位于火神庙旁，明、清称火神庙后街，1927年更名为鼎新街迄今。

花园门街：原名花园门街，明崇祯年间改称纸坊巷，明末该街建书院，故名书院街，1966年更名红光东街，1978



牡丹 李岩 摄影

博古斋

## 蚊香小史

陈永坤

每逢盛夏，许多家庭都要用蚊香驱蚊。

北宋时，人们已开始用艾叶来驱蚊了。宋《埤雅》载：“蚊性恶烟，以艾叶薰之则消。”《古今秘苑》中还载有做蚊香的方子，即用浮萍、樟脑、鳖甲、楝树等中草药作成饼，燃烧的烟即可驱蚊。

化学蚊香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事。实践证明，用含有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制成的蚊香，在一段时期内灭蚊虽有奇效，久之，则使蚊子产生抗药性，效率越来越低，且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现在我国一般都不用化学药物作蚊香原料，而改用除虫菊等中草药。

旧社会，郑州没有煤矿，蜂窝煤，也没有天然气、液化气之类的燃料，居民生火做饭、冬季取暖，多烧密县产的面煤（学名为特低硫中灰无烟粉煤）。这种煤火旺耐烧，颇受百姓欢迎。但缺点是煤质松软，不加黏土，极易塌火。当年，笔者初来郑州时，年幼无知，不谙内情，试用纯煤和水封火，结果第二天做饭时，火箸一插，不仅煤块破碎，一时粉尘飞扬，且炉灶内煤灰塌陷，火已熄灭。经邻居介绍，方知乃缺煤土所致。时有“买煤不掺土，难熬一锅粥”的说法，可见煤土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居民买煤时，也要同时买煤土。

这种煤土系较硬的黏土，产自近郊，以带白筋者最好。和煤时，将煤面摊开，中间掺加适量煤土，加水泡至松软，然后和煤拌匀即可。和成的煤，要切成小块，晒干使用。不用火时，

要用这种湿煤封火才行。煤土太多又不耐着，所以比例非常重要。而比例又因煤质、土质不同而变化，所以大型饭庄，多设专门和煤土煤之人，以保证炒菜用火。

当年，郑州凡有卖煤的地方，就有卖煤土的，几乎成为一种行当。他们有专业的，以“土”养家糊口，也有近郊农民推独轮车或赶牛车沿街叫卖的，一般生意不错，可以挣些小钱，贴补家用。只是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先是蜂窝煤的普遍使用，后又有液化气、天然气的普及，这种掺土和煤，用以生火做饭的原始方式，逐渐被社会淘汰，如今除了专门生产蜂窝煤的场家仍需煤土外，我们很难看到那种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的卖煤土者了。

## 老郑州八怪之一——烧煤掺土卖

李济通

年恢复书院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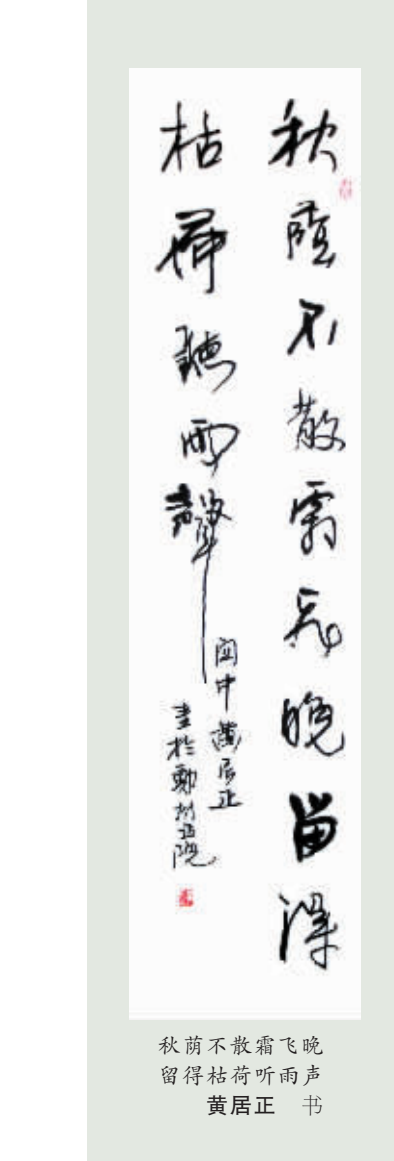
咸宁街：明、清时称咸宁街，民初更名南大街，群众俗称槐花街，1927年更名中山南街，1948年恢复为南大街。

北郭门大街：民初西关大街往北的街叫北郭门大街，群众俗称北下街，后定名为北下街。

营门街：民初该街建有叶济生祠，故改名叶公生祠街，但群众仍称营门街。

城隍庙前街：该街位于郑州城隍庙门前，故名城隍庙前街，1936年改为职工路迄今。

马王庙后街：该街位于管城驿马王庙后，故名，后改名为代书胡同迄今。



秋前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黄正文 书

夜里刘景和马明也回来了，报知德州这几年大灾，知府张沂已被巡抚衙门请到济南来了，人已不知下落。他俩还到德州奸商朱仁证到了济南，这朱仁正是同巡抚衙门合伙坑害百姓的。

陈廷敬把什么都闷在肚子上，第二天仍约了富伦同游郊外。富伦说：“钦差大人，不是您来，我还真难得如此清闲。”

没多时，下人端上酒菜，两人对饮起来。

这时，大顺过来同陈廷敬耳语几句，富伦不由得有些紧张，却装得没事人似的。孔尚达也有些着急，望望富伦。他昨夜派去的人没有杀死珍珠，生怕露了马脚，心虚得很。

陈廷敬同大顺密语几句，回头对富伦说：“巡抚大人，那个行刺我的女子，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属下已把她带来了。”

富伦怒道：“如此大胆刁民，不审亦可杀了。”

陈廷敬说：“我看此事颇为蹊跷。对了，忘了告诉巡抚大人，昨夜夜里有人想杀死这姑娘，好在的人手上下功夫，没让歹人下得了手。”

富伦非常吃惊的样子：“竟有这种事？”

说话间，珍珠被带来了。陈廷敬冷冷地说：“招吧！”

珍珠低头道：“我想私下向钦差大人招供。”

大顺在旁插话道：“老爷，那边有一小屋，不如把人犯带到那里去审。”

陈廷敬拱手道：“巡抚大人，对不起，我就少陪了。巡抚大人要是不介意，我就让大顺伺候您喝酒。”

富伦甚是豪爽：“好啊，大顺请坐。”

陈廷敬带着珍珠进了小屋，匆匆嘱咐：“珍珠姑娘，你待在这里，什么都不要怕。外头看着的，都是我的人。我有要紧事办，从后门出去了。”

原来陈廷敬早就派马明寻访张沂下落去了，自己这会儿假扮恒泰记的王老板，去同朱仁见面。

过了多时，有人过来同大顺耳语。大顺点点头，说：“巡抚大人，钦差大人请您和孔先生进去！”

富伦嘻嘻笑着：“请我？好，我也去审审那女子！”

富伦同孔尚达刚到门口，门就打开了。两人刚进去，大顺马上关了门。陈廷敬同张沂、朱仁已在小屋。富伦笑道：“钦差大人，你可自在啊！”

朱仁顿时懵了，嘴张得老大：“钦

差？”

早有人冲上来，按倒朱仁和孔尚达。

富伦神情蛮横：“陈廷敬，你想怎么样？你扳不倒我！”

陈廷敬不温不火，道：“巡抚大人此话从何而来？我不是为了扳倒你而来的！”

富伦喊道：“皇上是我娘养大的，皇上小时候还叫过我哥哩！”

孔尚达跪在地上着急，知道富伦说的句句都是死罪，有心替他开脱，说：“巡抚大人，您喝多了，您不要说醉话了！”

陈廷敬声色俱厉，指着孔尚达骂了起来：“孔尚达，证人证词都在这里。因为你的调唆欺瞒，又背着巡抚大人擅行其事，山东可是弄得民不聊生！你至少有七宗罪，休想赖在巡抚大人头上；一、欺君罔上，作假邀功；二、颠沛百姓，置民水火；三、倒卖官粮，贪脏自肥；四、私拘命官，迫害循吏；五、勾结劣绅，压榨乡民；六、弄虚作假，哄骗钦差；七、牧民无力，治理无状！”

大顺、马明、刘景、珍珠等面面相觑，不知陈廷敬此话何来，罪分明都在富伦头上啊！

夜里，陈廷敬同张沂在行辕叙话。陈廷敬说：“你我一别十几载啊！”

张沂又是摇头叹息：“唉，我怎么也想不到富伦大人是这么个人哪！当年我散馆之后点了知县，年轻无知，不懂官场规矩，从此就在县官任上呆着不住，我就少陪了。后来富伦大人来了，见我办事干练，保我做了知府。我一直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没想到他居然勾结奸商倒卖义粮！上任巡抚郭永刚大人被朝廷治罪，其实是冤枉的。”

陈廷敬问：“富伦是怎么做的呢？”

张沂说：“富伦说得冠冕堂皇，说什么，救济之要，首在救地，地有所出，而民有所食；地无所出，民虽累金负银，亦无以糊口也！”

陈廷敬问：“所以富伦就按地亩多少分发救灾钱粮是不是？”

张沂道：“正是如此。山东这几年连续大灾，很多穷人没有吃的，就把地廉价卖掉了。德州劣绅朱仁，十斤玉米棒子就买下人家一亩地！大户人家良田万顷，朝廷的救济钱粮随地亩多少分发，朱仁手里流出的，说不准就是那小妖精惹的祸。若认了，岂不是认了一项绿帽子？”

两天的傍晚，老翰林让人约来贾哲义，还是那间密室。老翰林说：“有位香港客商想买你的祖母绿翡翠，出价四千两银子，您能否与他直接见面。”

“不卖？不卖摆啥子摊嘛？”老翰林也在笑，但语气明显不快。

这时，老爷身边的一个小女子道：“人家不卖嘛，我们走吧。”

贾哲义一看，原来是月秀。眼顿时直了。

老翰林还想说什么，可经不住小女子又拉又拽，只得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次日一大早，贾哲义刚刚打开店门，月秀突然闯了进来。

月秀指着贾哲义脖子上的翡翠说：“你赶快将那翡翠收起来吧。”

“为啥？”

“那是片祖母绿，原本是我家老爷子的宝物呢。”月秀呈现出一副惊恐状。

贾哲义说：“哪能呢？”

“是真的！你好好想想吧，我，我走了……”月秀转身走出店铺，很快消失在了人流里。

宝儿。”

说着，起身做出了送客的手势。

这第二轮到贾哲义犯糊涂了：他不明白老翰林为啥见宝不娶？难道是月秀说错了？还是老翰林担心要价太高？

其实，老翰林自打那片祖传的祖母绿翡翠丢失后，这几年他如同丢了魂一般。可他不敢认领这送上门来的祖传之物，这祖母绿翡翠显然是不清不白地从老宅子里流出的，说不准就是那小妖精惹的祸。若认了，岂不是认了一项绿帽子？

老翰林让下人约来贾哲义，还是那间密室。老翰林说：“有位香港客商想买你的祖母绿翡翠，出价四千两银子，您能否与他直接见面。”

“不卖？不卖摆啥子摊嘛？”老翰林也在笑，但语气明显不快。

这时，老爷身边的一个小女子道：“人家不卖嘛，我们走吧。”

贾哲义一看，原来是月秀。眼顿时直了。

老翰林还想说什么，可经不住小女子又拉又拽，只得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次日一大早，贾哲义刚刚打开店门，月秀突然闯了进来。

月秀指着贾哲义脖子上的翡翠说：“你赶快将那翡翠收起来吧。”

“为啥？”

“那是片祖母绿，原本是我家老爷子的宝物呢。”月秀呈现出一副惊恐状。

贾哲义说：“哪能呢？”

“是真的！你好好想想吧，我，我走了……”月秀转身走出店铺，很快消失在了人流里。

房，不显山不露水地将祖母绿翡翠收了起来。老翰林付了香港商人佣金一百两。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到头来，老翰林却栽在了这片祖母绿翡翠上，诚实本分的贾哲义因此而躲过了一劫。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一些古玩珠宝珍品纷纷流出宫外。

这天，贾哲义挑着挑子路过庆王府的府宅，王爷夫人叫住了贾哲义，顺手挑了几件小东西：“日后你再送点好的来。”

自此，贾哲义便定期到庆王府去给人送东西。

王府府上有个姓王的管家精瘦精瘦的，每次见贾哲义进府他都会送上一脸笑。有一天，王管家对贾哲义说：“前天我去法门寺算了一卦，说是让明鬼缠上了，要挂片翡翠才能消灾。”王管家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玉来，“这是我祖传的一块血沁古玉，与你换片翡翠如何？”

贾哲义心明如镜，笑了笑：“实不相瞒，就在前几天，我的那片翡翠已让一香港客人买走了。”

“什么？那可是片祖母绿翡翠呢！可惜了，可惜了。”王管家万分惊讶，连连叹息。

老翰林连连摇了摇头：“贾老板，你弄错了呢，本府可从来没有这样的

18

月秀走后，贾哲义猛然意识到，月秀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大宅门的姨太太。这片祖母绿或许是月秀不识货无意将其送出了老宅，或许是月秀对自己情深义重有意在帮助自己，或许是……

他决定物归原主。

这天傍晚，贾哲义专程到老翰林府上，老翰林将贾哲义带到后屋一间密室。室内有火炕，炕上摆着红木炕桌，贾哲义从内衣里掏出一白玉套盒，神秘地说道：“您看看！”

老翰林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套，原来正是昨夜里见到的那片祖母绿翡翠。连连说道：“好货，这可是件宝物呢！”

“我想还给您。”贾哲义很平静地说道。

老翰林连连摇了摇头：“贾老板，你弄错了呢，本府可从来没有这样的

19

王管家万分惊讶，连连叹息。

9